

# 冰凌的無花果(三續)

方鳴

不管多么可怕的夢總有醒的時候,而噩夢般的現實,卻永遠也無法擺脫,如怨鬼,似毒蛇,糾纏着你的心靈。

蔣子龍的《蛇神》是八十年代的又一部驚世之作,表現了一種生命的活力和文字的張力。他的筆觸,開始從社會的層面進入到心理的層面,從現實的層面上昇到文化的層面,是新時期小說創作的一次重大突破和革命。從此,中國當代作家便在一片更加廣闊的文學原野上前行。

上帝的手指把時間的書頁翻得簌簌作響,冰凌卻還保存着 1986 年那幾日蛇神來兮的時光記憶。八百年前,南宋詞人史達祖曾作一首《喜遷鶯》,詞人追想“杜郎”杜牧的“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台一笛風”,亦如冰凌漫憶當年“蔣郎”子龍的《蛇神》:



踪跡。設記憶。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

2002 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美國“中國作家之家”。圖為四川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著名詩人楊牧先生(中)為中國作家之家題詞。右一為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文藝



報總編輯金堅范先生。(攝影:沈世光)  
2005 年,冰凌在美國耶魯大學主持演講



會,邀請中國著名學者、作家余秋雨先生(左)發表演講。

2002 年,冰凌陪同以福建省科協黨組書記、著名散文家林思翔先生(中)為團長的福建



科協代表團參觀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共同展示《福建文學》合訂本。左為著名圖書館專家



陳曉薈老師。  
1996 年,冰凌在華盛頓參加中美關係國

際研討會,參與主編了《世紀之交的中美關係》一書。

2001 年,冰凌接受人民網強國論壇的訪談。

## 15.

1996 年的一個夜晚,冰凌正躺在康州紐黑文一處臨時住所的床上。十年一覺,他還是睡在自己的文學夢里。夜來幽夢忽還鄉,無處話淒涼。然而,這一夜,注定了是他的一個不凡之夜。

冰凌的眼前,不斷快閃着他當年文學生活的畫面,他甚至還能憶起十多年前,幾乎每隔三五天,他就要騎車到福州郵電大樓,買遍全國各種文學期刊。如今,那個年輕人哪里去了?

夜深了,冰凌想起王蒙說的震顫的長弦,又想起蔣子龍講的時間和數字。在他的眼前,還奇怪地出現了活動的人形和變幻的蛇影。

前一日,冰凌在一家中餐館刷了一天的盤子。他到美國後,除了文學交流和開辦講座,還要出去四處打工。其他的赴美作家也大抵如此,忙于生計,碌碌營營。然而,如此下去,是否會失卻作家的文學靈魂?世界又怎能聽到中國文學的宏亮聲音?

冰凌一直在想:怎麼辦?他又一直在說:不要緊。他記得林語堂說過:你以為不要緊,便什麼都不要緊了。

這一日的白天,冰凌又陪同幾位赴美的中國作家訪問耶魯大學。中國作家睜着好奇的眼睛來看美國,美國國徽上的白頭海雕也睜着好奇的眼睛看着來自中國的作家。

冰凌的住所離耶魯大學不遠,他不忙聯誼會的事也不去刷盤子的時候,常常會進到耶魯校園,訪友、交流,哪怕僅僅是散步或思考。後來,他乾脆住到校園里面。

冰凌對耶魯大學實在是太熟悉了,甚至有一個耶魯教授說冰凌,你比耶魯還耶魯。諾大的校園其實就是他在美國的一個家,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土。

當年老捨先生也曾數次到訪耶魯大學,他說過,耶魯大學可以“說中國話,吃中國菜”,可見他對耶魯的喜愛之情。

耶魯大學是美國最著名的學府之一,曾經走出過五位美國總統,也包括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耶魯大學還產生過六十五位諾貝爾獎得主。耶魯大學圖書館是世界規模第二的大學圖書館,藏有 1500 萬冊圖書,那是人類的文明之海。

可是,即使是在耶魯書海里,也少有中國當代作家的著作,中國對於世界還是非常隔膜和陌生。中國和美國之間,不僅僅隔着一個太平洋。一個文明和另一個文明之間,相隔最遠的距離,是文化的星空,是精神的山水。

冰凌時常捫心自問自省甚至自責,他兩年前到美國交流訪問,為什麼會突然起意留美?忽而,在這個夜晚的一個瞬間,他得到了答案,他一切都明白了。他帶着使命而來,他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使者。他只需按照命運的安排,他只需傾聽內心的聲音。

在這個不眠之夜,冰凌做出了一個最重要的決定,他要以自己全部的熱血、熱情、精力、能力、資金、資源、時間、生命,聯合全美的中國作家,創建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傳播中國文化,開展文化交流,推介中國當代作家,奠定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崇高地位。

冰凌的長篇小說標籤了這個特殊的日子——1996 年 11 月 7 日。這是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橫空出世的日子,卻也恰好是冰凌四十周歲的生日。白居易詩雲:“此日不自適,何時是適時。”祝冰凌生日快樂!祝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生日快樂!

夜清如水,明月若霜,萬里躑躅,四十不惑,



冰凌用整整一夜的沉思開始了嶄新的人生,迎接生命的快樂。看吧,遙遠的無花果樹也在為冰凌慶生,為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祝福……浮雲杳靄,鴻朗高揚,山水通靈,樹樹秋聲。

2014 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紐約商務出版社在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紐約商務出版社總編輯冰凌邀請中國金瓶梅學會(籌)副會長、著名金學家、上海交通大學許建平教授(左)介紹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王世貞



1999 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在紐黑文武士飯店設宴歡迎中國新聞社總編輯兼美國分社社長郭建先生(左一)訪問康州。右二、右三為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副會長麥子先生、汪小慧女士。(攝影:沈世光)



2000 年,現任湖北省文聯主席、著名作家劉醒龍先生在耶魯大學圖書館,抱着自己被該館收藏的長篇小說《威風凜凜》,威風凜凜。



(攝影:冰凌)

2013 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紐約商務出版社、國際作家書局在耶魯·紐黑文飯店 19 樓景觀宴會廳隆重舉行《中國·新疆叢書》英文版 30 卷耶魯首發式贈書儀式。左起:耶魯大學電機系主任、講座教授、美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馬佐平先生、中國駐紐約新聞與公共外交處主任李志敏先生、耶魯大學助理校務卿王芳女士、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冰凌先生。(攝影:李亞維)

## 14.

繼續憶舊……

也是在 1979 年的那一個夏天,就在王蒙的《青春萬歲》出版的同時,冰凌又讀到了《人民文學》7 月號發表的《喬廠長上任記》,作者是蔣子龍,跟冰凌一樣,也是業餘工人作者。這時,冰凌剛剛從農村回城,在電子管廠上班。

身為工人,又同為業餘作者,冰凌對於工業題材的小說自然要感興趣。何況,《喬廠長上任記》講的是工廠改革的故事,小說的開篇又很獨特,是主人公喬廠長的一段發言記錄,一下子便把冰凌吸引住了:

時間和數字是冷酷無情的,像兩條鞭子,懸在我們的背上。……

其實,時間和數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心來追求它,它就屬於你。

時間過去了這么些年,小說里的細節冰凌早已記不清了,反正就是像他當年在電子管廠時經歷的那樣,風風火火,改革創新;但是,喬廠長講時間和數字的這兩句話,冰凌卻一直記憶猶新。

《喬廠長上任記》是改革文學的開山之作,也是一個時代的標誌性作品。1981 年,蔣子龍又出版了中篇小說《赤橙黃綠青藍紫》,冰凌視其為改革時代版的新一篇《青春萬歲》。1986 年,冰凌又讀到了蔣子龍的長篇小說《蛇神》,他興奮地意識到,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學作品誕生了。

《蛇神》講的是一個被稱為“蛇神”的男人的故事,講他的愛恨情仇。愛也長,恨也長,冰凌讀下去,對小說也只有長長的贊和嘆。贊其心游大荒,如煙成霧,急湍甚箭,卷沙風急;嘆兮浮生如夢,愁雲恨雨,琴瑟鏗鏘,終是悲歌。

人生自古,雖說是“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說是“重疊淚痕絨錦字,人生只有情難死”,到頭來,卻還是,“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冰凌激賞蔣子龍的文字,猶可這般唯美:鐵弓橫幾十萬只不同的鳥類,比他醒得更早。在窗外一片啾啾,彼此答唱,高一陣低一陣地呼應着,交錯着,重疊着。清雅熱烈,組成鳥的多聲部大合唱,像高山流泉一樣傾瀉下來。離開鐵弓嶺,哪里還有這般美妙的、顯示無窮生命力的歌聲啊!

冰凌又詫愕蔣子龍的文字,竟是如此驚悚:



全集》整理的國際合作事宜。



1999 年,冰凌歡迎中國藝術大師韓美林先生(中)前來耶魯大學演講。

2001 年,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美中分會向芝加哥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贈送五百多冊中國作家的簽名著作。左起: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常務副會長兼美中分會會長、著



名旅美作家宗鷹先生、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冰凌先生、芝加哥圖書館趙館長、著名僑



領侯大正先生、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美中分會常務副會長、男高音歌唱家胡大江先生等。

1997 年,冰凌前往哈佛大學,歡迎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前來哈佛大學演講。

1998 年,冰凌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主持美中經貿科技促進總會 1998 年年會。左起: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公使林承訓先生、美中經貿科技促進總會主席、世界著名僑領楊功德先生、常務副主席冰凌先生、中國駐紐約代總領事邱紹芳先生、人民日報《大地》雜誌總編輯王德穎先生、耶魯大學電機系主任、美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馬佐平講座教授。



## 作者簡介

方鳴,編審、散文大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職 12 年中國華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並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館長。

此前曾在人民出版社、人民日報社任職 24 年。出版有個人專著《裁書刀》《曾是洛陽花下客》,新近由故宮出版社出版《庚子讀畫記》和《秋之所望》,即將出版《今夕何夕》。

## 作者自述

幼承家學,傳繼文脈;文學少年,哲學青年;今以文字為生涯,惟以心靈為歸依。

清水浮院,不媚時人;風雨屏門,靜讀春秋;數點寒香本無迹,天閑萬馬是吾師。

社長:冰凌  
總編輯:欣聞  
副總編輯:白玥 程挺松  
本期責編:程挺松 白玥

